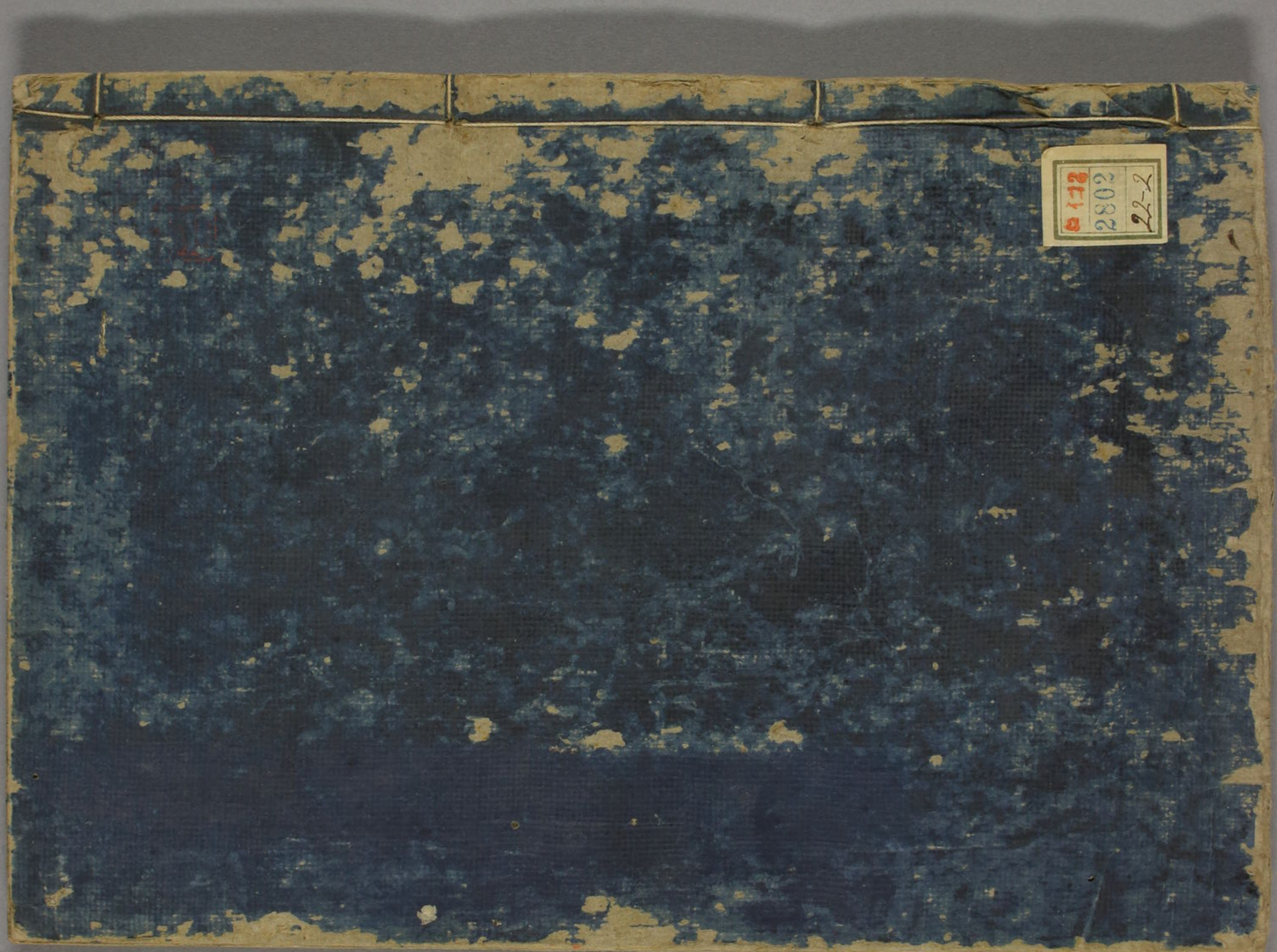
2802
22-2

門口行政
號2892
表22-2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即今之小學書）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曰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

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陳氏曰】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于大學之成。亦不外是。

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未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見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而以至于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西山眞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

非三事也。及其長上聲下同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玉溪盧氏曰】察夫義理。太學始事。格致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猶音猶氷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薰者草。猶臭草。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上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附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

民以此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
曰幼學之士以予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
陵節之病則誠孝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
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
成之患記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汗胡羊及格胡客反勝平聲】人欲既發而後禁之則扞格堅強而不
勝也【通考吳氏程曰】扞格牴牾不相入也欲直從事
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
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
【扶又反丁】

同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
補耶【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
歲工夫到二十歲來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太學只據而今地頭浴光來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
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
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
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
亦只據現定劄住硬寨做去】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者也【附錄黃氏洵饒曰】爲小學者不由乎
此固無以涵養本原【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而謹夫【音扶下同】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

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誠正修業齊治平。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箇敬字。○【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千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太抵主敬之功。貫始終。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玉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爲聖學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二言。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二句。爲篇首二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音諧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會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直。足容恭。手容恭。收斂也。如手容恭之類。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五蓋反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

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務茂二音）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趲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漸長進。如何要補前面。○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看衣時只看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北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適之功也。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

〔玉溪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至

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 [王蔡謝氏]

[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自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與吾儒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聲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即無客慮。○[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蓋心常惺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悉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

[和靜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攙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

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在便能惺惺未嘗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便昏怠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勿齊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異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西山眞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之方則知為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奚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大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者指嗜慾而言從心君所令而身修也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

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萬㸚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陳氏曰心之爲物虛靈知覺所以爲一身之主宰也所以爲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卽是理一陰一陽爲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附錄黃氏洵饒曰天道指大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何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

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所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理未嘗雜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陰陽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智義○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鬼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鬼次之鬼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寓而無不生者也鬼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生而無不定者也○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氣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卽有此情也○東窓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撓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玉溪盧氏曰鬼陽之靈鬼陰之靈立賾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眞以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周子之言見太極圖說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

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
且塞先則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栗子旦以
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人得其
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
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
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
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
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
祭大但能報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原則理
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
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
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
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

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
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
之君臣只是他義止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安倪氏曰
他仁止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栗子旦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
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
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彼賤而
之說略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相發也
爲物者旣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
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
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
虛靈不昧以其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
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之心necessarily底人亦有氣存何

故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耶。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附錄】黃氏洵饒曰然其通也此一節言本性

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衆人衆姦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惡也○問智愚賢不肖是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曰賦如俗語云分俵均敷之意○問有人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清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於小人之歸又有爲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也曰或問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恭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爲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合恰好理○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但稟氣之濁者爲愚清者爲聖爲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清者是就濁水中指出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此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黃氏】曰美惡是有生之初便分了非以性言是以氣言譬如玉之與石則美惡固分而玉之中又有美惡分焉○【格庵趙氏】曰通塞偏正判人物之本分而言其清濁美惡之就人中分別【附錄】黃氏洵饒曰此一段言氣質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

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附錄】黃氏洵饒曰此言人欲二者相因反覆滾同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

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須臾之頃介音甲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臾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須臾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臾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臾之頃一有覺焉則

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此言知工夫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此言行工夫夫即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爲。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

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音烏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吾之惻然而息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附錄黃氏洵饒曰即所謂恕。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

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必至反增益之也玉溪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西山眞氏曰則者法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爲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玉溪盧氏曰至善者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

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處其理雖粗上聲略也復而有不純已雖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扶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

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朱子曰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合好無二十毫不是處無二十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爲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爲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陳氏曰所謂始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爾非謂精微之不爲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又曰自其大者言之。如仁敬慈孝卽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者言之。如足容重手容恭重與明亦視聽思明聽思聰所當止之處。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反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眉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一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女九反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

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玉溪盧氏曰〕成己謂明德成物謂新民。不止至善故不謂者鮮。

○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乎之改親爲新文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字如疑之義奈何〔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傳之疑二字所本也。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

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聲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之隴訛吾禾反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蓋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

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
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
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三下同夫平
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
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
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
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
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

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
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
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閒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接之而
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得其
所止之地而止之矣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
中淺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文極深研幾字○陳氏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下一
研幾字覺來穩栗子曰得未子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陳氏曰物果格
而無一理之不窮無外慕況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
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
則心之所主更無他適而能靜矣身既能安則向
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

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錯亂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定靜安慮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闊。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就一級中間細分耳。○其事當知物來對著曾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朱子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窮高而其入道爲不遠矣。黃氏曰知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爲學之階矣。故云○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朱子曰】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誠意正心修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聲下同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問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聞門之內。或未盡化。況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朱子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不如此便是欠了。且如伊尹思天民之先覺。如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做不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蓄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學。○【新安陳氏

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親長長之大者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上聲惡去聲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出來所以謂之妙衆理該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宰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知如何宰制之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要知覺○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黃氏曰】理是不動底物不著妙字如何發得許多○【黃氏曰】致知言表裏洞然以心之內外而言知不致則無以識是非善惡之眞將從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本於致知則有善者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至於盡有所用力之辭○【王溪盧氏曰】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靈兼氣言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新

安陳氏曰】心本神明所以妙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表裏洞然就知上說○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顯就物上說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愛非說是爲君了不得已以仁愛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下人民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

強爲哉○【玉溪盧氏曰】粗也顯也。卽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卽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新安陳氏曰】所謂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精粗隱顯。就物上說。

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音扶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窮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隱若顯盡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粗盡將無所不知矣。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乃能援以爲說而見形甸反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卿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說明善誠身這箇都是無頭學問。○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

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生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擧之以見形甸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

之序也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知之至也然萬理於曾中是極其所眞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眞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物果格知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極其修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此書首三言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爲一篇之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理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玉溪盧氏曰三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之盡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卽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卽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乎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盡乎之極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乎之而遽欲合乎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乎之而不能合乎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眞西山嘗謂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淡矣[附錄]黃氏洵饒曰極其精而不亂如一太極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一太極○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

差楚㕣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
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下同其長則
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
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
[三山陳氏曰]修身者且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積也
不如是則身不可修身之不修則其本亂矣本之既
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
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矣望其親天下之
親長天下之長哉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
大夫以下蓋無與預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

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息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
得爲如字爲去聲已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
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括反然大公其
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
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
[附錄]黃氏洵饒曰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
也認得爲己無所不至之意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
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之俊

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
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
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
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
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
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
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
以爲已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

司之事皆爲去聲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
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爲馬亦爲去聲下同入耳善乎張
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爲已者
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益有前賢所未
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則有以察乎善利
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爲已爲人一條朱子曰這
太事只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如讀
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讀說
要入心做是有所爲如世上人纔讀書便安排這箇
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如甲兵錢穀邊豆有

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盧墓。二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走爲已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問。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南軒此言。擴前人所未發。而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者歟。○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後凡言傳文經傳之類皆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佐同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昏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朱子曰。知性者物格也。物字對心字。○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盡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自欺之說。義利之分。愼言之序。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序也。亦無不脗。武粉反又

音泯 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
論孟猶處聲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
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
大典通爲去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
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
天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
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去聲入雖切然而
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常或抑

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
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
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
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
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
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
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經綸

大經立教也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請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稀矣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字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一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上聲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功又似若以克加之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

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頻異如云克宅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大凡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嗜欲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嗜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西山眞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棄自棄而不肯爲耳○(格庵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之功矣○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

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陳氏曰)於然不動之貌則合萬殊爲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之閒及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爲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命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朱子曰)體與用如何是體如何是用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

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出言一行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耶○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己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若存得這裏則事君必盡忠事親必盡孝見孺子入井則惻隱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見恭敬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徒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西山眞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容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大極是已天之命我之明德此也謂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曰克明峻德何也

曰堯能明其大德也【朱子曰】人之爲德未嘗不明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玉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之淺亦略有序矣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何也【朱子

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每事做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當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爲有用克明德者況言之曰顧諟則言明之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此章或問文法如作義體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苟污去聲之也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眞有以去上聲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下同焉

附錄 黃氏洵饒曰則亦猶其疏平聲瀹音藥滌音早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附錄 黃氏洵饒曰疏瀹滌雪疏通滌去言然既

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汚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去聲斷徒玩反後凡二字相連者並同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膚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

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纚聲色不殖承職反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音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晉戩反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躋升也聖人能敬其德日愈升於高明也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之初復扶又反下同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以

自怨自艾（甘刈反）於桐處上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太段是箇做工夫處如五以義以禮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格庵趙氏曰〕塵垢之汙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汙人知求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唯聖人則以爲德之不可不新甚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但人之潔身也既知疏瀹澡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汙也然其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復集雖又如前日之汙故必日加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汙兒欲

去利欲之昏而復本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玉溪盧氏曰〕不遏聲色等八句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綱合而言之即顧諟明命之事也其後周之武王踐祚存故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尚父太公望呂氏詳見孟子離婁上篇）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問從字意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西山眞氏曰〕武王之始踐祚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

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振須臾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新安陳氏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

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容反於禮書願治去聲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張氏存中曰〕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在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

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肎口口生哉口口生災〔銘曰〕興其禍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傷其害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害其禍將大毋曰胡殆其禍將然毋曰胡殃其禍將昌〔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盂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勞而日我枝之乎優柔安肆日我強之乎人不能爲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王〔劒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必興德則崩〔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無曰不我戒爽其罹〔觴銘曰〕觴酒豆肉後人安之後人伐之〔弓銘曰〕造不可不慎弓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

戒萬世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子孫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附錄黃氏洵饒曰。聖德日新。故天命之以有

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問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聽自我民視聽。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也。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二作事。民人皆以爲是。便是天以爲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所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

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所止聖人不待先知而後得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

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仁字敬倫非字之類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愚而慈或敗於溺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梁橋也○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子木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遇讒出奔而至鄭其子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葉公曰葉音攝勇信仁之謂信近乎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始復言之所謂必欲復行不顧道理而求死士始有私平復言非信也期必死非勇也子必慎之弗從使處吳竟爲白公白公宅僭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音

人伐鄭楚救之勝怒白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曰厲
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宜聞
不[音汝]吾安[音汝]晉汝[音義]晉[音義]為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卑子西子
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饋之遂作
亂殺子西子期於朝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形甸反]物各有止之
凡例哉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天婦長幼]苟不推類
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節齋蔡氏曰]所謂
得其名而不得其名[固同]仁也[然]仁亦何以名若細推之如為人君止於仁[固同]仁也[然]所以
仁亦何止一端生之意之固仁也刑之威之亦仁也
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仁之所止安得
謂止於仁之至善為人臣止於敬[固同]敬也[然]敬亦何止一端蘇氏曰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也若
執著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

止於敬之至善為人子止於孝[固同]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承志固孝也緝諫不違亦孝也若執
著其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謂止
於孝之至善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凡天下之事無大
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
至善矣○曰復[扶又反]又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
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
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求之之方言切磋
琢磨得之之驗言盛德至善[夫音扶]夫扶如切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
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

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學之事固
執前修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朱子曰如
道學也如琢如磋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
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
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欲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
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又慮其未至則
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
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
細這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止於
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曰用力以求得其所
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
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
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礱至那十
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
在自修是止於至善所在○西山眞氏曰如切如磋
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修也主行而言言致
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
之至善附錄黃氏洵饒曰切磋琢磨擇善固執言切磋琢磨
擇善固執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至善須是如
此○學是知

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問切
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
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
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捕手掉臂做到那
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處聖人
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
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益渾然一理不可得
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
問自脩之別反彼列也曰骨肉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
易去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反而琢
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磋是始條理琢
磨是終條理終條理
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
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捕手掉臂做到那
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處聖人
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
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益渾然一理不可得
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辨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
問自脩之別反彼列也曰骨肉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
易去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反而琢
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磋是始條理琢
磨是終條理終條理
朱子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謂貫而益謂講貫修
飭○問琢磨後更有恁個赫喧何故爲終
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此以此謂
學之先後難易又證之以孟子之始終條理以見上一
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也

雲峯黃氏洵饒曰始條
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行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
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
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教救反育之恩也朱子曰如
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
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樂其樂者舍甫

蒲故反鼓腹而友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朱子曰淇澳言明明德而所以新民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心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心以見新民之極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此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

二家所繫文意不屬音燭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又進而窴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窴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鄭程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

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本字指明德或不能然明德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陳氏曰聽訟末也明德本也不能明己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末之末必如是之屑屑也。

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幷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爲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音福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下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誤矣。

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

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下同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

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曰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見周書洪範篇董子所謂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西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以賢良對策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朱子曰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玉溪盧氏曰覺者知至之事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勉強學問所以致知聞見博智益明則知至矣附錄黃氏洵或問忠信則可勉曰覺其所以然○此節論覺行之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物格知至乃能不待勉强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

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勿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知之樂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朱子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可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爲嗾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眞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眞知也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陳纂〕〔黃氏洵饒曰〕此一節論知先行後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

上聲 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 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事物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載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而詳繹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累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曾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後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左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將何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

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馬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消其屋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一理通則萬理通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未達人之良知之本所固有然不

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盡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腳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積習既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附纂】黃氏洵饒曰脫然有貫通

處卽子貢知上一貫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大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事之可以行底是如何用事之可以行止舟車之理與夫萬物之理一般知與不知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音同】積累者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玉溪盧氏曰】至豁然覺處則未學諸侯喪禮與未學聖賢亦難言如孟子切知得已多萬一有揔一件差異底事來【朱子曰】如何要一一

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其蓄亦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二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合內外。格第二是不泛不漏。格第三是漸漸格第一是合內外。格第二是不泛不漏。格第三是漸漸格。

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朱子

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搭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捨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問致之爲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求一事邪。曰。這是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奈急難曉。只得且放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

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三
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二件徒地終身不長進○問
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譬理之一原處不知從
一事上便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知此只要
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
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
事之一理若得於親是如何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
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何不得於君又
當知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
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
之用不一如爲君須敬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
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
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
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
這箇道理其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
有這一道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

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
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
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爲是
一理○【王溪盧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皆通
覺悟之機也如言孝則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此格
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此格物致
知活法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
出一原萬物統體之太極也推而無不通則有脫然
豁然處矣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
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
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
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
謂必求所當然之不容

已與其所以然之不可易。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禮記凡爲人子者。冬溫而夏凊。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扶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爲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則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附錄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知至之事。非謂明彼爲物格曉此爲知至也。合內外。指成物言。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

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二十獸胎不殀不麛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泥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奇去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凡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

人之資質下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敬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下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那此尤不可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玉溪盧氏曰用力之地者讀書應接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

一物之明日又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附錄黃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條有次第工程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輕淺未說得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若因循過一日便是這箇即此一物須是眞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大學益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玉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

附錄黃氏洵饒曰

堪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精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用下工○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著力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鶻突去了以其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

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
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
事便著存養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分先後。未
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
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
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
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
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
之患而得益固者矣。又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
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矣。其道則交相為
害。○[玉溪盧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
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所
養而知明。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
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新安陳氏曰]猶思量
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
[纂]黃氏洵饒曰]即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之意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
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知此。其於格物致知
之傳。詳矣。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
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
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
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
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
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
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

過一一作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亦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間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易文言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附纂 黃氏洵饒曰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引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反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識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韙音偉是也犯不韙之說出春秋左氏傳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理言造化發

育。此以氣言。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

附錄 黃氏洵饒曰。此句統言之。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朱子曰。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益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聽便是不知是而視。不知是而視。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西山眞氏曰。圓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有此理。理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備具衆理。包得此理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別。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殊。恭敬是非之主。義爲羞惡之主。禮智爲辭遜之主。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次而及於

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玉溪盧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口容止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夫婦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昔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之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初未嘗在體統者之外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

也【陳櫟】黃氏洵饒曰此專言草木禽獸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格庵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一息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

所秉之彝詩烝民民之秉彝帝降衷於下民烝民【劉子】帝降衷書湯誥惟皇上帝所降之衷

康公成肅公會晉矣伐秦【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諡其孟也【成子】受脤於社不敬【脤市井反宜社之肉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知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附錄】此言時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附錄】黃氏洵饒曰】一原指理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性者道之形體見擊壤集序一邵子名雍字堯夫謚康節河南人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問降衷秉彝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號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與你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爲則而取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夫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欽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彝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民

上面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爲性○諸先生說這道理都子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掌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都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扉守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而言○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受於天而爲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

西山眞氏曰詩謂秉彝言衆民皆秉執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仁義之心既得陰陽之理以爲性則自然有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源也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

得而治也。【附錄】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至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

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

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

用其至矣。【玉溪盧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本原。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

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

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

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

微問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

皆是事爲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

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

須辯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

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附錄】黃氏洵饒曰】此數句亦應上段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玉溪盧氏曰】此四句格物致知之條目。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皆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

當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

耳如眞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爲則是有所不可已者

矣如爲臣而必忠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爲臣不可以不

忠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爲子不可以不

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玉溪盧氏曰】極即至善之謂 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此格物致知之效驗。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

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不可一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弟于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不可易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曰】在身謂手容恭。足容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西山眞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一理合當如此。不知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強爲。

者其亦淺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問用之微妙眞心之用不香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理心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附錄黃氏洵饒曰體之虛靈具衆理用之微妙言應萬事然或

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則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附錄黃氏洵饒曰無以存之則存心以致知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

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附篆黃氏洵饒

曰端莊靜一。即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即中庸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窒礙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撲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問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便歩行。窠窠地去。都不管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眞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蒞王氏曰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存心於端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玉溪盧氏曰存心於

莊靜士。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辨。格致之工夫也。巨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則明德明矣。○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汗音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鬬之格是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酉音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翰說。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格庵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如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

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吾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聽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户捍虚騎上聲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別反也是雖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

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咎上聲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爲學之弊是於說經之

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而無倦於發明矣（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窺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音樂洛好惡竝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上聲）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以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窓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

樞玉反 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其所見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見得是處方可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到十分是處有窮到十分是處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

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但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辯弗得弗措之事無所佛(音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下同)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遽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當作聞喪去聲於夫子乎(曾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氏之孫名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仲孫閱常)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爲物物致察

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謝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廢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

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文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反迫不成是倚入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且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致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也須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

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
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
說今日格一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
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
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
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難高出事
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終此敬與事物
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
不得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
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
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

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後序
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
於後學哉陳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謝
方見程子說擬撰不破諸說挨著便成粉碎諸說皆
朱子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他可知矣○
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會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
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
諸家語錄湊成一段工夫方見渾全然則當
時親炙未爲全幸生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也
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李先生延平人朱子之師也以
爲爲學之初且當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
事則當且就此事及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

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始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去以口舌爭也【格庵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益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貳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至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彼以狥外誇多爲務而不察其表裏眞妄之同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察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陳力去聲下同】此正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潛室陳氏曰】物格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誦博識口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

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
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善
而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此後可惡其惡惡之不惡而惡好惡並去聲 然既有是形
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
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曹
莫中及 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
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矣音扶下同 不知善之眞可
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
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
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
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 [招溪陳氏曰] 造化流行生
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
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爲善亦
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惡而內不
惡惡便是不眞實下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
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須是眞知善惡分明然後
有以眞好眞惡之功

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
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上聲下惡

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已
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
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
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
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
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
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
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

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
乎已之目初非爲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
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
非爲人而惡之也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
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
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
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修
於此便究言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

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

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乎出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可不正其心正而后身修倣此意誠又不正○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嗛言箝反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

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
書所謂嗛栗姬。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栗姬男
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
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
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
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
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嗛栗姬。又陰使人趣大
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
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謂言邪。遂
案誅太臣。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辛丸反。王
夫人爲皇后。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陳子
男爲太子。
有同一義而二用者。如銜字或
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讀者各隨所指而觀
之則既竝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
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
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
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
一心。湛丈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
之主者。固其體之本然。其體。乃其本體之不雜於人僞者也。而喜怒
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反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

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無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栗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恁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恐憧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交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節齋蔡氏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滯其中則人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照矣衡之平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滯於下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衡平一喻心體之虛明最爲精切○〔陳氏曰〕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爲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矣若世俗心慮昏昏莫覺主宰體用動靜無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言信口說矣○〔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

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徽庵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后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不正。亦不待正之而后正。夫有不正而後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爲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修。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修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修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後。厭動而求靜。棄事而寂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況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靜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二於靜之謂乎。○【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真體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則本體之真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

遂通者也。感之屯未嘗無寂者存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所引二句乃杜子美詩。）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厲者悉井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聞者窺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下同惡去聲下於惡好惡同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

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夫聲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尼質反比音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阮溪陳氏曰治家非如治國可用刑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格庵趙氏曰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此之私尤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僞無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

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反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脩而自脩也。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箇用功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便知乎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

至於可賤也其言無定去聲取而其行去聲無定是非
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去子
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臥益亦因其有以自
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
況此章之旨乃爲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
其言雖自有所教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
審雖自所當教惰而猶不敢肆其教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

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
人省察用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自心自誠意而來
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無事乎正
正則身無事乎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
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
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
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
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

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音扶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大謂孝弟○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不可小也○三山陳氏曰爲惡之効捷於爲善仁讓必積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

督音篤察也勸也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儻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事務脩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於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常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

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玉溪盧氏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者恕也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者必先有忠而後有恕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

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强上聲下同於自治爲本蓋能强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即作景至晉洪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

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詰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恕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論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

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聲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

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音質惲委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後漢書郅惲傳帝后嘗數相譖

光武之后以寵哀數相譖

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

念其可否之計無論天下有議祂稷而已帝曰惇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問如心爲恕朱子曰如比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事此子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已恕人此語固有弊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士之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名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玉溪盧氏曰】心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是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治已愛人皆出於正是盡已之忠即是誨之以及於人是推已之恕忠者體恕者用表裏源流清潔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乎天下皆明明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下章絜矩之義則欲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蓋治國平天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恕則曏然見修身以前之當盡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依據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

試讀之則反復詠嘆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預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向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下聲上之也新安陳氏曰老老長長孤弧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北之絜矩是乃處之之道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

子真知實踐有以倡之（倡尺亮反）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一節說有以倡幸其有以作之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一節說有以處之曰何以言之曰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度待洛反下同）莊子名周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

絜之（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度之則也）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反）而强聲訓以塞之（塞悉則反）結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矢人之所惡去聲下同者不興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挍音挍）挍其所占之地則

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
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音扶）爲天下國家而
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
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
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
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上聲）爲之哉亦曰物
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
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

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格庵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
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
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
克己則以一心而盡絜矩之道）

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
音莫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
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去聲尉而爲尉則陵
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
此而充其類則雖絜紂盜跖音隻之所爲亦將何所不
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
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爲郎事孝文及景

帝景帝時爲二郡守武帝卽位東治尚猶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大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絜矩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音託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

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箇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箇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音鐸而莫不載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進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

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丘弭反）步之間亦且參（音森）商（參商二星名）尋盾（盾食允反）者皆兵器名）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忿者又必以忿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爲本者忠也。所當後而爲末者恕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宋子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則爲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好惡二字此去聲下同）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附錄貢氏洵儀曰正倫理言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序有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足以教誨而治其國

（事接物處不怒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此去聲下同）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附錄貢氏洵儀曰正倫理言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序有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足以教誨而治其國

其國已治聲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待人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格庵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爲廣博周遍之地治內者疎畧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育扶好其所好而與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也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爲心而可以父母斯民民亦父母之矣○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矣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

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
先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
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
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
其濟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
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
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郤國
語王人者

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
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
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
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
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
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
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

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去聲下同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疾之人誠可惡去聲下並同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如字下惡人其惡善惡並同。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然又念夫音扶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抽知反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迸之爲屏必正反下同何

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羖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迸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益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所鄉許亮反）背

音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好惡並去聲下同）惡字如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嫉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

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
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漆陳財用之
失民矣此復扶又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生
而有財者也夫音扶洪範八政食貨爲先見尚書洪範篇三八政疇
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
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
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悖出之禍故漆言
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崇宋生之衆爲之疾也節用食之寡用之

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
呂氏之說得其旨矣呂說已見章句中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
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
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反箕斂力驗反厲民自養之云
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罷音疲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
以箕斂之而供軍費財賦力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

者惟利是圖故損身貫音古亂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下同仁則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服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

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

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又書武成篇此篇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帝德宗也朱泚反帝出走在外府藏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不○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乃撤其署曰其以予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計

反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
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下同
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
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
美食其菜曰茹拔其園葵而
農夫工女安所鬻其機云欲人各
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天天亦
有所分定云聲予上聲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
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齒傅
之翼者兩其足謂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謂祿者不食於力不勤
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於末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
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
怛當葛反寧忍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
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事詳見論語公治長篇以再求聚
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
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痛深切不少假借如
此其意亦可見矣三山陳氏曰織蒲亦儉矣而君子
疾之以其主於利也再求之聚斂

未必有後世掊克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況剝民力以自富者乎○西山眞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萬物皆得其爲臣父得其爲子便是利君得其爲君便是利若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子便是義之和處○曰此其言簡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後爲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爲

大農令。○宇文融辯給多許。唐玄宗朝爲覆由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幼融友不逞。作威福。貶乎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嵐州。道廣州。惶恐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爲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計李希烈。財用屈。京爲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架。籍貿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爲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爲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寵。幸延齡資牛刻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時人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惜不已。故陸宣公之言曰。陸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唐德宗。論曰。宜其言見奏議。民者邦之本。本傷則枝葉凋瘁。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秦醉反 而根柢蹙居月反 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著字晦叔。謚正獻。河南人。其言見奏劄。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一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格庵趙氏曰。興利之臣。不過以聚斂爲長策。以掊克爲善謀。唯求取媚於上而不顧結怨於下。人主以其奉己之欲。悅而寵之。而不知其失民心。而盡國脈。蓄害並至。一朝一夕之故。有必然之理者此。桑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陸呂二公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

關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言則亦所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三君子之言察之○【王氏汝舟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治道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人欲以在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 竝去聲 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扶又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 循 反 環去聲 形甸反下同 聲見層出看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 去聲 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一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